

五風朝陽刀

家文 竹馬 肖宇 著

新編歷事評書



内 容 提 要

明朝末叶，身居九千岁显位的大宦官魏忠贤，乘天启皇帝病危，广收武林怪士，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妄图夺权篡位。天启幼弟朱由检（即崇祯皇帝），天生聪颖，抱负远大。在忠臣遗孤武凤楼及其侠士五岳三鸟的鼎力辅佐下，与奸宦及其死党锦衣卫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全书从武凤楼嵩山学艺，鹰愁涧误救杀父仇人魏忠贤之女魏银屏开始，历经杭州惊变、父亡家败、魔窟救母、难中联姻、凤阳府皇陵救信王、袁家堡因爱结怨仇、钻天鹞子三戏魔女、二鬼双判大闹徐州等等热闹故事，终于使武凤楼和五岳三鸟冲破女魔王侯国英的层层雾障，钻进敌人心脏，与奸宦魏忠贤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本书故事迭宕突起，情节丝丝入扣，人物恩怨交织，勇武忠烈可歌可泣，催人泪下，动人心弦；行文流畅，可读性强，通俗易懂，具有初中文化的读者均可阅读。

新编历史评书

五凤朝阳刀

家文 竹马 肖宇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5印张 320,000字 印数：1—200,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32 定价：2.25元

武凤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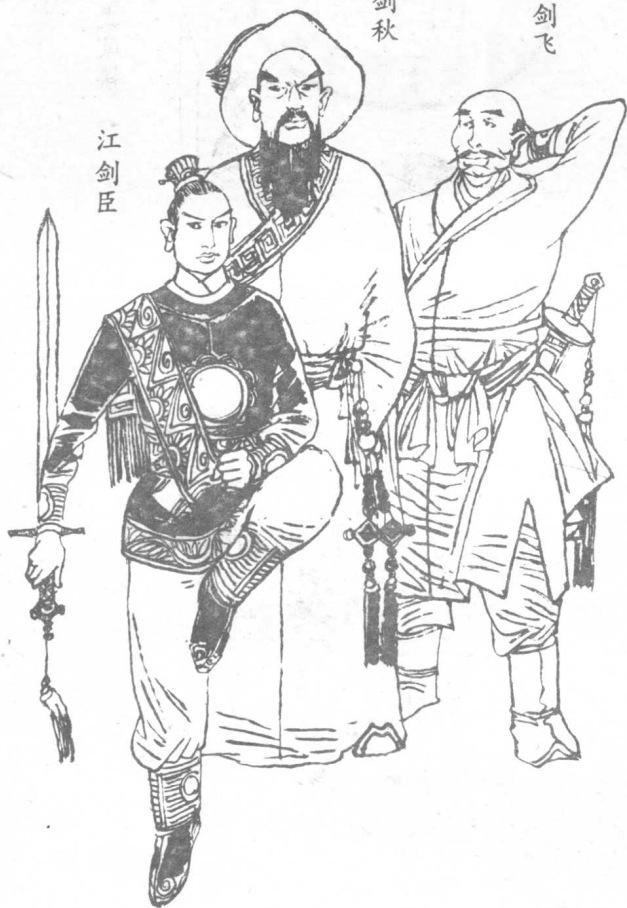


魏银屏

白劍飛

肖劍秋

江劍臣



朱由检

李
鸣



魏忠賢

侯國英



目 录

第 一 回	樵子释怨 金刚仗义	舍身误救仇人女 赴难偶逢恩公嗣	(1)
第 二 回	壮志未酬 深仇难报	深宵弥留忠魂恨 虎穴盘桓孤子心	(22)
第 三 回	玉女达义 赤子怀忠	逆伦释仇提督府 犯险被困巡抚衙	(44)
第 四 回	各隐深心 同怀奇志	二女堂上争命妇 双侠庙内求高僧	(67)
第 五 回	横生枝节 变生意外	报宿仇二魔疾首 救命妇双老丧生	(90)
第 六 回	郡主情深 方丈恩重	双星红楼诉肺腑 三僧古刹传奇术	(113)
第 七 回	巧降怪杰 强令女魔	醉仙居李鸣施智 签押房樊茂显威	(137)
第 八 回	师伯秉正 祖父护短	斥刁徒惊识魔影 斗豪杰喜相孙婿	(161)
第 九 回	慈母遗命 三祖主婚	鸳鸯苦结同心扣 鸾凤反成不解仇	(185)
第 十 回	山穷水尽 柳暗花明	绝艺折服青城豹 怪招力战铁笛仙	(210)

第十一回	豪语惊心 铁笛仙羨技结友	(233)
	锦计丧胆 火神爷恃艺成仇	
第十二回	奇英显艺 力收毒钉羞魔女	(257)
	小侠施智 暗运巧计惊凶僧	
第十三回	书生中毒 寝宫救主得殊宠	(280)
	道童送药 虎穴挫敌获真情	
第十四回	曲意劝良人 豪杰捧心诉肺腑	(305)
	盛怒斥麾下 女魔斩将施淫威	
第十五回	功败垂成 魔女穷途施奸计	(329)
	祸从天降 浪蝶歧路丧残生	
第十六回	宝刀怒挥 飞云堡力挫二鬼	(353)
	侠影迭现 宿州府智迷女魔	
第十七回	慧心熟虑 无意结缘识本性	(377)
	玉手轻劳 有心相许揭真容	
第十八回	舍死救生 孽海情涛偏惹怨	(402)
	倾心树威 醋浪妒波反结仇	
第十九回	锦计偷藏 温柔乡里且欢笑	(426)
	机谋暗斗 虎狼穴中巧斡旋	
第二十回	错中又错 沉沉一梦结珠胎	(450)
	难上加难 绵绵两度逼檀郎	

第 一 回

樵哥释怨 舍身误救仇人女 金刚仗义 赴难偶逢恩公嗣

大明天启六年，绵亘千里的中岳嵩山，正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长夏。昨夜一场暴雨，把这个名列五岳之一的崇山峻岭洗刷得苍翠欲滴，层林尽染。

这时，虽是寅末卯初，但那一轮红日已高高升起，照耀得漫山遍野灿若烟霞。突然从万松坪方向的山道上，快步走来一个肩担两捆山柴的年轻樵夫。这樵夫看上去大约十七八岁年纪，前发齐眉，后发披肩，一根山藤束住了他那满头的乱发。由于深山打柴，天气酷热，他一张清秀的脸上已变成五光三色：亮的是汗，黄的是沙，灰的是尘，一道道白沟是被汗水冲去泥污的细嫩的肌肤。此刻，他急于把这担山柴挑到集市上去卖，所以健步如飞地疾奔而下。

这位年轻的樵夫是谁？他乃大明赫赫有名的浙江巡抚，当今皇帝朱由检的老师武伯衡武大人的骄子，名叫武凤楼。一个堂堂的巡抚公子，为什么要到人迹罕见的深山野涧里去当樵夫呢？听说书人慢慢道来——

六年前，武伯衡出任浙江巡抚不久。刚满十二岁的武凤

楼，竟然高中了钱塘县童子试的第一名。发榜之日，武凤楼前去看榜。少年得中，十分欣喜，正想回府禀告父母，不料，右肩猛然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身后竟然站着一个年约四旬的秃头汉子。只见他身材高大，长手大脚，紫乎乎的一张脸膛上长着一个特别硕大鲜红的酒糟鼻子，更加令人注目。武凤楼一看，并不认识。却见那人笑吟吟地向他道了喜，要三日之后到巡抚衙门讨杯喜酒喝。武凤楼本来是个孩子，觉得这人怪好玩，随即一口答应。

按说，一个巡抚的独子，虽不要前呼后拥，豪奴成群，但总也该有个下人跟着。可这位巡抚大人偏偏与众不同。因为他本是寒士出身，翰林院中多年编修生涯养成了他勤俭持家的习惯。所以，现在虽荣任一省封疆大员，对自己的独生儿子却一点也不娇惯。特别是武凤楼去参加童生考试，更严令其不准泄漏自己是武伯衡之子。

三日光阴，一晃即逝。武大人虽执意不肯铺张，但在夫人、幕僚以及亲邻好友的一再要求下，不得不备了一些酒席，款待前来贺喜的亲朋。时至中午，武大人吩咐老家人武忠唤武凤楼向宾客敬酒时，却发现武凤楼瘫卧床上，四肢麻木，动弹不得。老家人赶紧把武伯衡请出客厅，禀明此事。这真是晴天霹雳，连一向以沉稳著称的武大人，也不禁惊得身心皆颤，当即随着武忠扑到武凤楼的床前。他原就精通医理，详细查看病情，见爱子浑身并无异状，只是遍体瘫软。一时间大为骇异，束手无策。连忙颤声叫道：“孩子，你怎么样了？你怎么得的这种奇怪病症？”再三追问，武凤楼只是流泪呻吟，却说不出一个究竟来。

武大人急得捶胸顿足，仰天长叹，在屋内来回踱着步子。

等他第三次踱到武凤楼床前时，又和颜悦色地问道：“孩子，你再仔细想一想，近日难道一点什么奇怪的事儿也没有碰上吗？”武大人话刚落音，武凤楼突然想起了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秃头汉子来。遂把三日前看榜回来，路上遇到秃子的详情叙述了一遍。武凤楼话一说完，武忠不等武大人开口，就抢着问道：“少爷，那秃子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既然说好了今日来喝喜酒，怎么到如今不见人来呢？”

武大人的脸色变得更为深沉，摇头叹息道：“我想，他是不会来的了。”武凤楼急急说道：“父亲，那个人明明说是今天来咱府贺喜，怎么能会不来呢？”武大人长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还小，不知道世道险诈。这肯定是为父耿直，得罪了人。他们聘请了江湖上的好汉，用阴毒的手段把你击成了瘫痪。这种恶疾，虽有神医，也难医治。下手之人，避之犹恐不及，他怎会来上门送死？”

哪知就在这个当儿，突然从外边进来一个仆人回道：“禀大人，府门外有一大高个秃子，声言三天以前和少爷约好，要求面见。”武忠一听，当即向武大人说：“贼子竟敢送上门来，待我去传中军，集合将士，活捉此贼，为少爷报仇。”不料，武大人把手一摇，反面对那仆人说：“速去府门，把那人请来此地相会。定要以礼相待，快去！”

工夫不大，一个长着酒糟鼻子，身材高大的秃头汉子，果然随着仆人到内书房，大大咧咧地往上首一坐，献茶不饮，直要喝喜酒。武伯衡立即吩咐道：“速备酒菜上来。”那秃子也真奇怪，又把手一摇说道：“有酒足也，何须菜肴。”武忠忙命下人取来一壶美酒，两个酒杯。那秃子一看，哈哈笑道：“区区小杯，何济于事。”说话间，两手分取两只酒杯，向桌上轻

轮一按。两只酒杯竟被他按入桌内，杯口恰好与桌面相齐。这一来，只惊得武忠等人目瞪口呆。武伯衡反而平心静气地向秃子说道：“下官素性耿直，喜欢明言。自信与好汉并无瓜葛。不知好汉因何对犬子如此？”那秃子面容一正，肃然说道：“武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不错，令公子是某用独门手法，一掌震开了全身骨节，以致形如瘫痪。至于为何？因为我太爱惜他了，才有如此举动。”秃子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一出口，武忠立即恨声说道：“爱惜他，反而把他打成残废，谁相信你的鬼话！”武大人心中一动，止住了武忠，问道：“好汉，恕下官愚昧。不知此言何意？”那秃子一把抓过酒壶，对嘴一气吸干，然后把酒壶放回桌上，朗声说道：“我名白剑飞，大师兄萧剑秋，小师弟江剑臣，蒙武林抬爱，称为五岳三鸟。我们先天无极派的师兄弟三人，至今尚无徒弟。须知良师难求，好徒更是难得。白某浪迹江湖，阅人虽多，但象令郎这等资质，实属罕见。有心明言收徒，大人必不见允。所以，才用独门手法，使之致残。你如不令他拜我为师，则必残废终身。别看大人官高势大，侯门似海，白某想走，大人麾下将士虽多，断难留住在下。”

武忠一听，不由气往上撞，心想：世间哪有如此强梁霸道之人？又哪有如此硬性收徒之理？刚想发话，不料武伯衡却平心静气地说道：“蒙白二侠如此抬爱小儿，下官铭感肺腑。请白二侠高抬贵手，先医好小儿，让他前去客厅敬酒。等宾客散席，即令小儿行拜师大礼，不知白二侠意下如何？”武忠一听，好不纳闷：难道武大人真地肯让自己的独根独苗、掌上明珠拜这个浪迹江湖、一贫如洗的秃子为师？转念一想，也许大人是想骗着秃子医好少爷，然后再把他赶出府去完事。这

样想着，便眼巴巴地望着秃子，等他为武凤楼治病。哪料到那秃子摇头说道：“那不行！我的条件尚未讲完呢。第一，你立即去客厅宣布，令郎武凤楼突患暴病，辞退来宾；第二，把武凤楼交给白某立即背走，至于去向何方，不准动问；第三，绝对保密，不准泄露。三日后，对外人讲公子医药无效，夭折身亡。”武忠一听，几乎气得背过气去，脸色一变，他刚想斥骂，不料武大人却沉声说道：“白二侠，你的三个条件，我能答应。不过，下官想知道你何故如此？”白剑飞两只如剑的目光迅即扫了武忠一眼。武大人立即一挥手，让武忠等人退出书房。白剑飞这才突然一飘身，来到武凤楼床前，以快得不能再快的手法点了武凤楼的昏睡穴，然后转身对武大人郑重说道：“白某知大人为官清正，不畏强权。不过，当今昏庸，奸宦当道。现在各省纷纷为阉贼魏忠贤建造生祠。想大人身为浙江巡抚，肯定不会附从，奸宦必恨你入骨。况魏贼势焰熏天，手下网罗一大批绿林败类，明逼暗杀，排除异己，知大人和当今皇上有师生之谊，必不肯挂冠而去。所以才把令郎带走。五年以后，必还你一个龙腾虎跃的儿子。言尽于此，请大人定夺。”

武伯衡久闻先天无极派的展翅金雕萧剑秋、追云苍鹰白剑飞、钻天鹞子江剑臣，五岳三鸟义胆侠肠，疾恶如仇，武功卓绝，威震江湖，迅即应允，慨然托子。白剑飞这才把武凤楼带至嵩山南麓黄叶观传艺。白剑飞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爷儿俩生活全靠武凤楼打柴为生。一晃六年，武凤楼在追云苍鹰的严教下已学成了先天无极派的一身武艺，人也出落得丰神飘逸，一表人材了。

今天，武凤楼肩担山柴，来到集市，在满是泥泞的街道

上行走着。不料，刚刚走到十字街口，突然正南方迎面飞驰过来五匹奔马。二十只马蹄疾驰奔跑，溅得泥浆乱飞，赶集的人纷纷躲避。武凤楼不由心中一气。这个集镇虽然是僻乡小市，每逢集日却也人数不少。马上骑者竟然在闹市奔跑，难道不怕踩撞伤人？抬头看去，那五匹马已旋风般地驰到街口。当头一匹麦鬃喷沫、翻蹄亮掌，已跑到面前。武凤楼的这一担山柴，少说也有二百多斤。集市街道狭窄，无奈只好向左边闪避。他抬起左脚，刚想向左边跨过一步，让奔马过去。不料，一眼看见道旁正有一个年老的村妇，挎着一竹篮鸡蛋，在张惶失措地躲闪着。如向左跨，必然会撞倒那个老年妇人。武凤楼迫不得已，把向左跨出的步子，一个“悬崖勒马”又收了回来。也是活该有事，前面的一捆山柴正好碰着了当先奔来的那匹马的右眼。那马猛然一惊，长嘶一声，陡然立起，马上人冷不防竟被甩了下来。所幸马上人身手矫捷，虽被摔下，猛然单手按地，身子借劲立起。尽管如此，也沾了一手黑臭泥浆，两脚泥污。武凤楼迅即一塌肩，放下山柴，急忙扫了一眼，不由得心中一惊，知道遇上了麻烦。原来那五匹奔马是清一色的胭脂马，马上骑者是清一色的年轻少女。被摔下马来的是一个身穿淡黄色绸衫的妙龄女郎，年纪约有十八九岁，纤体修长，满头浓密的秀发，用一条黄绫帕子一束，象黑缎子似地披撒两肩。一张鹅蛋形的脸儿，娇艳妩媚，满含怒意，一双秀目已隐隐透出了一股子煞气。她不光一只春笋似的纤手上沾满泥污，两只高靛墨绿色小蛮靴上，也污水淋漓。

武凤楼刚想拱手道歉，不料那黄衫女郎掏出一块罗帕，擦了一下手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重新跨上马去。武凤楼心

头一松，认为对方放过了自己，刚想出言道谢，谁知另外四匹马上的女子猛然齐声娇叱，呈扇面形把自己围在当中。一个女子怒声喝道：“该死的东西！瞎了你的狗眼，竟然把我们吓那……”那女子说到此处，猛然呆了一下，接着说道：“你竟然把我们小姐撞下马来。我看你是活腻味了！”话一落音，举手一马鞭，向武凤楼左肩上抽来。武凤楼左肩一晃，闪开了。一鞭，刚想分辩，不料其余三个女子也齐声娇叱，又是三条马鞭一起抽来。武凤楼心中一怒，刚想施展身手，夺下马鞭，好好地教训教训她们，又怕闹大了受师父责骂，无奈只好轻挪巧纵，轻灵地躲避着四条马鞭的抽打。

这时，围上来看热闹的乡民，个个义形于色，人人为青年樵夫忿忿不平。那黄衫女郎见状，喝住四女，骑在马上冷漠地看了武凤楼一眼，说道：“念你肩挑重担，无意撞我，我不怪你。你这担山柴已经卖过了吗？”武凤楼一听，这黄衫少女倒颇识大体，忙着答道：“在下刚入集市，就误撞了姑娘，深感不安。”黄衫少女两个梨窝一现，笑嘻嘻地说道：“无心之过，我焉能怪你。这担山柴需价多少？我买下了。”武凤楼因为把人家一个豪华的少女撞下马来，心中本有歉意，又见她出言温和，当下也和气地答道：“在下这担山柴，足有二百斤重。每斤十文，值钱两吊。”那黄衫少女道：“这担柴我出价五两。只是，我们入山打猎，需要柴草中午烤食野味，你得给我送往山上。”话一说完，不等武凤楼分说，便一抖丝缰，领先向山上驰去。武凤楼原不是贪财之人，一是因为碰了人家，人家没有怪罪自己；另外，五两银子对他来说也确实不是小数，对方既然愿出，自己何妨发个小财。当下，一声不响地挑起担子，随后赶去。

你道那黄衫女子真的是上山狩猎，烤食野味？真的要花五两银子买一担山柴吗？不是。因为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摔下马来，失了体面，恨不得狠狠地鞭打武凤楼一顿，才解自己的满腔怒火。哪知四个身具武功的女婢，一阵鞭子乱抽，竟然没有打着这个年轻的樵夫，反而触犯了众怒。心中不由一动：我倒不如出个高价，买他的山柴，要他给我送上山去。我们这五匹马皆是大宛良驹，他两条腿如何能追得上？等把他诓上山去，再撒马而走，叫他白白地挑着二百斤重的担子，在山上转悠半天，五两银子不光不能到手，再折回市镇，早已集散无人，虽不打他，也把他折腾得够钱了。看樵夫果然挑柴跟了上来，心中暗暗得意。遂让四婢在前，自己殿后。开始，她还是勒马慢走。走了一段，在马上回头一看，见那樵夫紧跟马后，并未落下。遂猛加一鞭，纵马往深山驰去。过了万松坪，前面就是伏虎崖。黄衫少女心中想道：这个讨厌鬼，想必已被我撇下老远了。想到这里，左手勒缰，一个“犀牛望月”，回头观看，不由她大吃一惊。出乎意外的是那个少年樵夫挑着山柴，与自己相距不过数丈，竟一步也没有落下。黄衫少女这一惊非同小可，心中暗想：自己小时曾在叔父府中见识过不少武林人物，足及奔马者也不乏其人，但那都是绿林中的成名人物。象今天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还肩挑重担，竟然能追上自己这匹飞快奔跑的胭脂虎，那可是听也没有听说过。转念一想，我要是摔倒之气不出，再花五两银子买他一挑无用的山柴，今天这个霉，可就倒到家了。常言道，“一气三分迷”，何况这黄衫少女出身显贵，自幼娇惯，任性异常，长这么大，任何人也不敢惹她不快。今天也是冤家路窄，偏偏碰上了这个年轻的樵夫。

列位，你道这个黄衫少女是何许人也？原来她是奸宦魏忠贤的嫡亲侄女魏银屏。这魏银屏从小就过继在魏忠贤膝下，跟随魏忠贤在青阳宫长大成人。想那魏阉，官封九千岁，位极朝野，专横弄权，朝中百官，人人侧目。各省官员争先恐后地为之建造生祠，以资取宠。惟独浙江一省，漠然置之。近年来，魏忠贤几次派遣亲信去浙江杭州，顺说巡抚武伯衡为自己建造生祠。怎奈武伯衡刚直不阿，一口回绝，凛然拒之。恨得魏忠贤牙根发痒，眼中浸血。最后，魏忠贤听信心腹谋士晏日华之言，调魏银屏之父魏忠英任两江水陆提督，离开陕西前往浙江上任，伺机除去武伯衡。魏银屏久闻杭州素有天堂之称，所以执意跟随父母走马上任。途中，魏银屏不惯随军行进，一高兴带领四名得力女婢单独行走。其父魏忠英也管她不住，只有任她的性子行事。凑巧，这一对冤家对头的后代，竟然在中岳嵩山狭道相逢。

魏银屏明知身后的深山樵夫有一身卓绝的功夫，但一来骑虎难下，二来仗着叔父魏忠贤势倾朝野，当下一咬银牙，催马驰过伏虎崖，逾越前面四骑，决心一马当先，一定要甩脱青年樵子。武凤楼一见，大惊失色。厉声喝道：“姑娘留步！前面就是鹰愁涧。”说着，迅即抛下柴担，追了上去。不料话未落音，魏银屏的胭脂虎已驰近悬崖。偏偏草丛中一只野兔突然受惊蹿起。魏银屏的马眼一发花，猛地向前一蹿，两只前蹄登空。魏银屏惊呼了一声，连人加马直往鹰愁涧下坠去，四婢齐声悲呼。武凤楼临危不乱，虽气黄衫少女骄横逞胜，但身为五岳三鸟门徒，岂能见死不救？明知奇险万分，已无暇多虑。当下，趁着飞奔之势，右脚猛一点地，一式“飞鸟投林”，身子已平射出去。接着，猛然一个“云里翻身”，头下脚